

鹽鐵論卷第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匱第三十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除狹第三十二

疾貪第三十三

後刑第三十四

授時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
生獨不見季夏之蟻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諸生無易
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
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者
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



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大夫默然丞相曰願聞散不足賢良曰宮室與馬衣服器械喪祭飲食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間士士大夫務於權利急於禮義故百姓傲恣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鱉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逐驅繳罔置掩捕麋麇鮐鮓沉猶鋪百川鮮羔豕豨胎扁皮黃口春鶯秋鷄冬葵溫韭浹菘蘇豐奕耳菜毛果蟲絡古者米椽茅茨陶椽複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

其後世米椽不斷茅茨不翦無斷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椽楹上頰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修臺憂壁飾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錦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柅止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騎駮貳輜輶中者微輿短轂頰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耆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枲枲表直領無褱袍合不緣夫羅紬

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紵練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繡薄織不粍於市。今富者縹繡羅紵。中者素紵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紵素之賈倍練練之用。倍紵也。古者推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輪不衣長轂。數輻蒲薦。芑蓋蓋無染系之飾。大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華。常民染輿大輪。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韜。杠中者錯麈塗采珥。斬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麕約袪。庶人則毛綉。衫。撲。鞞。皮。傳。今富者鼯。鼯。狐。白。鳧。中者罽衣金縷。燕。鼯。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鞞。皮。廡。而已。及其後革鞍。鞞。成。鐵。鑣。不飾。今富者

鞞。耳。銀。鑷。鞞。黃。金。琅。勒。罽。繡。弁。于。垂。珥。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汙尊。坏。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唯瑚璉。觶。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壘。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煇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蒸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殺旅。重疊。燔炙。滿案。臠臠。膾腥。麕卵。鷄鷄。橙枸。貽。豐。醢。醢。泉。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非媿臘不休息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
隨慮無之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媿臘祭祀無酒
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
陌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
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
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
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堆牛擊鼓戲倡儻像
中者南居當踞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
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
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急於禮而篤於祭

媿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訑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
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
不素食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取釐謝堅
頌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
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槁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
采木之杠葉華之槁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黻
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
茵席之加旃蕝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綠蒲平單莞庶
人即草蓐索經單藺蘧蔕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于露林
中者撲皮代旃關坐平莞古者不粥絰不市食及其後則有

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殺施成市作業墮怠
食必趣時楊豚韭卯狗脂馬胶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調馬駱
日蹇捕庸脯肺羔豆賜鷺臙鴈羹自鮑甘瓠熟梁和炙古者
土鼓缶柷擊木拊石以盡其懽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
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
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箏調瑟鄭儻趙
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聖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
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斷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榱椁貧
者畫荒衣袍繒囊緹素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
其後則有醢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

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椹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桐人
衣紬綈古者不封不樹及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
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田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
列封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眾惡古
者隣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
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
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
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綵骨笄象珥封君夫人
加錦尚聚而已今富者皮衣未絡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褱
壁端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

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燕哀戚之心而厚
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
慕劫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
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婦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
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夫時男或
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
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
目積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
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
財貯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

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
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
臣妾各以其時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
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
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
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
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瞻蠻
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
菲草芟縮絛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鞞鞞華鳥今富
者革中名工輕糜使容紃裏紉下越端緹緣中者鄧里間作

蒯直秦堅婢妾韋沓系履走者茸芟狗官古聖人勞筋養神
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
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機祥使
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
士釋鋤來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
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岳濱海之館以
求神仙蓬萊之蜀數幸之郾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
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
舍丘落無主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
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

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陛下建學官親近忠良歆以絕
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
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
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
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隋成變故傷功工
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
為害亦多矣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
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為多故國病聚不足即
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柰何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救文者以直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大夫曰孤子語孝甃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易稱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婁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滕灌之屬為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

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之等隳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耻為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為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歲石第三十一

丞相曰吾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慢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劔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為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為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相寬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餐無以更責雪耻矣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又親民偉任亦未見其能用歲石而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下易而况行

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歆下歲石通閭閻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索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踈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維處平敞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己己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

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
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
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主卿相垂青繩探銀龜檀
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
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即國黎民相乘
而不能理或主鋸頭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網紀非其道蓋博
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為都疆垂不
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聽不能達故立卿大夫
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
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

不能任非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
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
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讐固為其非功而殘百
姓也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
任之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
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
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賢良曰古
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為

官者足以伐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
輔粟米貴不足相贍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
徒是也繇使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
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
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款谿谷
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彰正者端其表欲下廉
者先之身故貪鄙在宰不在下放訓在政不在民也大夫曰
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已而不能純教於彼故
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邠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偽也夫內不從
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
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賢良曰
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讒不
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已當矣
猶三巡而嗟嘆之其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
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君此則何
以為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
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
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居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

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夫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况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天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觀鳥獸挂罝羅而喜也今

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偽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息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隋則奢也無竒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悅爾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妄予不為惠惠惡者不為仁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

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賸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悛何則所饒也夫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畜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借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之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歛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

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通禮難與適道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濬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為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今時雨澍澤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

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

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為民父母民饒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大

夫曰議者責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善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為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使與不使其

功相什而信也縣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負程不給
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穫者少百姓苦
之矣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
人合會編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
愬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為治不易
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剏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
而農夫何疾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
鹽與五穀同賈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
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
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

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時賈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
故更繇省約縣官以待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使之今總其
原一其賈器多堅礜善惡無所擇吏教不在器難得家人不
能多儲多儲則殖生弃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
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鐵官賣器不售
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令徵無限更繇以均
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
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
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使而上無事
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耀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

樸是以百姓務本而營於末

鹽鐵論卷第六

鹽鐵論卷第七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鹽鐵取下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修罇俎為賓非為主也炫耀竒怪所以陳四夷非為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竒變之樂而况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竒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

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于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
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諸戲炫燿之物陳夸之
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天下
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興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
也目觀威儀于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
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
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
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
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隨
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

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修
之罇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
亡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
圍莊公弒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岳都舉臨菑邊邑削城
郭焚宮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
賢人為寶則損益無輕重也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霸魯
削非恃其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于闔閭破楚入郢非負
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
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六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
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

之不害也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為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弃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也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免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

干城也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為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閭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趙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為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為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為寇雪朝鮮踰徼切燕之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氏棘人舟驪騫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岳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

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通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乎後仕三月及鄭乎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嚙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騷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則小國之君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

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行役戍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騷動也利則虎兕病則鳥折辟鋒銳而牧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後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

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憫其父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為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園長葛譏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

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閔睢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於天

下邵陵之會予之為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及其本復諸古而已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行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則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歛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筵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

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苦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苞克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遠故卑言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

子耻之矣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頊也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群意君子雖貧勿為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執之民困橈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

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藉斂不過十一君為愛臣盡力上下交讓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乎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也衛靈公當隆冬與衆穿池海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

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粱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伏樂者
難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夏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
下濕者之溜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
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
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狐豚瘠犢
者之窶也高枕談卧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
愁也被紕躡常搏梁齧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粃之苦也從
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
驅良列騎成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難也同床旃席侍御滿
側者不知負輅輓舩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煖被英裘處

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妻
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顛顛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
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
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蠶楚痛者也坐梅茵之上安
圖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
刑人若刈管方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
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
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
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
獄或王行師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

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權沽關內鐵官奏可

擊之第四十二

賢良曰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為蓄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壤界獸圍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紿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

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遂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繫之何如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算車舡以訾助邊贖罪告緡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於籠市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陟之役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一日違敵累世為患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

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文學曰地廣而不得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兇相據而蛟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弊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七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鹽鐵論卷第七

鹽鐵論卷第八

結和第四十三

誅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務第四十七

和親第四十八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宮滋甚先帝親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聚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命亡十獲一乎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智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文學曰往者匈奴結

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內外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
求寡而易贍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
之穡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自是之後退文任武
苦歸勞衆以畧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
乘城輓輦而贍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大夫曰匈奴以虛
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為蠻貊所始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
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泉散
况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權以
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令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及賂遺而尚
踞教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卑怒也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

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御小者王以強凌弱者亡聖人
不困其衆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
和聖人之治不倍德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脩蠶以筮八極
驂服以罷而鞭愈加故有傾衡遺蠶之變士民非不衆力勤
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為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
下也夫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
三王何怒焉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為七十里穆公開霸
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軒轅
戰涿鹿殺兩驩蚩尤而為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為王黃
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

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
興義兵以誅強暴東滅朝鮮西定舟隴南擒百越北挫強胡
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
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斥難辟害以為黎民遠慮
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却強胡竭中國以後四夷人罷極而
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
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詩云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
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之進取
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謹小而得
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

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
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而為諸侯
宗周室脩禮長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
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穎川號周
子男君秦既并天下東絕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
狄西畧氐羗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
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文學曰
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而朝海內

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楚三晉號萬乘不務積德而務相侵構兵爭強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前之充腸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禮讓為國者若江河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唇亡則齒寒肢體傷而心惜但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者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

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興帝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畧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胆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曰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蓄於是下詔令減戍漕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為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秦任勝戰以并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為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

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
即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趙武靈王踰句
注過大谷畧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度遼東而
攻朝鮮蒙公為秦擊走匈奴若鷲鳥之追群雀匈奴勢惛不
敢南面而望十餘年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
匈奴紛紛乃敢復為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尚猶却寇虜以廣
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
匈奴久未服者群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文學曰古之用

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若旱之望雨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
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
義而為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
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
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
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因兵威徙小國引方
之民并為一家一意同力固難制也前君為先帝畫匈奴之
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
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上以為然用君

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之功不過以搜粟都尉為御史大夫待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為加悅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為計者固若此乎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為寇則匈奴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群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北京師以備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群羌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

其右臂曳劍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夫以弱越而遂意強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也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以相禽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食於厨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服得也况負重羸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臯未知所止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為役不可數行而權

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興微之路
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
乃留心於未計雖本議不順上意未為盡於忠也大夫曰初
貳師未免宛而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
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議強先帝絕竒聽行武威還襲宛宛
舉國以降效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胥胆請為臣妾匈
奴失魂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堯堯之地壯者死於祁
連天山其孤未復故群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
可遂擊服會先帝弃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
簣而止度功策而無斷成之理是弃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

沮成為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
事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
安息之真玉烏縣官既聞如甘水焉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明
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未戰而物故過半雖破宛
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
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
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
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
在於欲畢匈奴於遠幾也為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今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寢以深故謀臣以為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閔梁除障塞以仁義

導之則北岳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為禮為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發颺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躄而扶猛虎也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

干戈閉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跖蹻而親之乎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脩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也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

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為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憂也文學曰往者通閔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

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怠邊民不解甲弛弓行數十年
介冑而耕耘鉏耰而俟聖燧燔烽舉丁壯孤孀而出閭老者
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
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
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爭離相疑
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况禽獸之國
乎春秋存君在楚詰馳之會書公結夷狄也匈奴數和親而
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復無信百約百叛若
未象之不移商君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
難矣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
於闕者庭鳳凰在列樹麒麟在郊數群生庶物莫不被澤非
足行而仁辨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蠡出於越由余
長於胡皆為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
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虔戎狄戎狄化之大王
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為政
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鹽鐵論卷第八

鹽鐵論卷第九

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論鄒第五十三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普天下惟人面

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既而偃兵措笏而朝天下之民莫不願之臣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春秋譏戎驪未至豫禦之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漕所以審勞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贍出禁錢解乘輿驂貶樂損

膳以振窮備邊費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文學曰昔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陣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今中國為一統而方內不安徭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徭無喻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秋杜採薇之所作為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群獸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燕也故龜倡

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
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衮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
備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
不堅垣墻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文學曰秦佐殺函右隴
抵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設利器
而守陁隧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為雖湯武復生蚩尤復起
不輕攻也然戍卒陳勝無將師之任師旅之衆膺空擗而破
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城以行義為阻道德
為塞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
驚則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何妄行之有乎大夫曰古

者為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
地城郭飭滿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脩地利也三軍
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
敗葭嶽崙是也故曰天時地利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為
四境長患此李孫之所以憂顓臾有句踐之變而為強吳之
所悔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
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
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室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岷嶠
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秦山巨海
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於濟亳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

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
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擊其虛使吳王用申胥脩
德無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為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大
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杆閔以距秦秦包商洛
峭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臯太行以安周鄭魏濱
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勾注孟門以存荆代
燕塞碣石絕斜谷統援遼齊撫阿甄闕崇歷倚太山負海河
梁閔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
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為國必有
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脩也文學

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七
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閔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
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隘不足為強高城不足為
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
其職來祭何擊柝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閔梁庶人之爵祿非
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七首不足恃也
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貫育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權不免
於為禽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

棠谿之鉞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况以吳楚之士舞利劔蹶強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貉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犀軸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崤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耰棘樞以破衝隆武昭不擊烏號不發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鉞于將之劔也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

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為軸以仁義為劔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守備衛者皆懼專諸手劔歷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鎬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城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劄之負齊桓公遂其求推鋒拊銳穿廬擾亂上下相適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鄴鄙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以霸諸侯秦

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
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氏羌莫敢
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
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脩戟強弩之用倉廩府
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
旃席為蓋素狐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
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
也夫以智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

公之興戎狄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
銀黃系漆之飭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褱曲襟之制都成
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功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
之貢織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脩戟強
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
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
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
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畧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
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為縣官
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

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况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脩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霸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主脩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恠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

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克舜之知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脩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易為力文武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掘強倨教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度恐有異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

血刃咸為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為敵
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非
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
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為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
斥及二世弑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
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於始
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
無敵國之憂而內自從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
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
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
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
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
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州絕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太瀛海國
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濟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
不知大道之運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海收胡而朝萬國諸
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文學曰禹為司
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鄒衍非聖人作怪誤
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孔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蓄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蓄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

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內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已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思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弊所持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羸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喙而怪韶獲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為亂耳人無妖壽各以其好惡為命羿彀以功力不得其死知伯以貪狼亡其身天蓄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

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災周文武
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况詩云降福穰穰降
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
先勝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故臣不
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螣生此
災異之應也四時代叙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
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
衆星墜也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代生易明於陰
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
故水生於甲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異類水火不同

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文學曰
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
法之厭而不傷詩云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以爭攘上軍人之
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巳之所
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大夫曰金
生於巳刑罰小加故齊麥夏死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
草木隕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
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
道月令涼風生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徵刑始龜

筭以順天令文學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鷙猛獸不攫秋不蒐獮冬不田狩者也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電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而緩其刑罰也網漏吞舟之漁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及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鹽鐵論卷第九

鹽鐵論卷第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諸聖第五十八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罔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不必法夫徼律誅誡蹠躄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

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罔密於疑貽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論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律令塵縈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况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殺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已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躋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

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徵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為民穿也尉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躋弋飭而加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

曰四維不張雖皋陶不能為士故德教廢而詐偽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仁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也魯廐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騎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劔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為逆而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

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於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賊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悅仰未應對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街刑罰者國之維戢也故轡街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戢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固者不服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滯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街楨而禦捍馬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况無

法乎其亂必也文學曰轡街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舩覆傷昔吳使宰嚭特軸而破其舩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為君者法三王為相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陷陷穿身幽囚死客於秦本夫不通大路而小辨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袂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

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不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御史曰衣袂不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

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氾濫為中國害蓄梁楚破曹魏
城郭壞沮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舍孤寡無所依老
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蓄親省河堤舉禹之功河流以復
曹衛以寧百姓載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
也如何勿小補哉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決乎
其所害亦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為蓄豈特曹
衛哉夫知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
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
功業已立垂拱而為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御史曰犀鉞利

鉏五穀之利而間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
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
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檠之正孤刺
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
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
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能化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
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
氣非貴其下鍼石而鑢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
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
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

而專已之殘心文殊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閭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滲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骨以輔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鈇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子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

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舉弁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軀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閭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其良民內解怠輟耕而隕心古者君子不迨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耻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損

禮義怕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創未廖宿衛人主出入宮
殿得由受奉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
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况庶衆乎夫何耻之有廢其德
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
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
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
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
貢曰民將欺而况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醫不以多刺為
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捨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
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

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
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
聞弟兄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
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此地何伍而執政何貴也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
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
健責育之勇莫不震懼悼慄者知墜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
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
者見其有傷也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
為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大蹈刃則民畏忌而無

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桿虜篤責急也今
不立嚴家所以制下而脩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文學曰
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
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
不寒而慄詩云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哀
今之人胡為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
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大
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厲以幽
二世見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桿虜也聖人知之是
以務知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和
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
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
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之人欲
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革
才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
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
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罔不可
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

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頌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傷於街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後土崩梁氏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亡益乎御史曰嚴牆三仞樓季難之山高千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難三仞陵夷則牧豎易山巔夫鑠金在鑪莊躄不顧錢刀在路

匹夫撥之非匹婦貪而莊躄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可暴虎不敢憑河為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嗜好讓而有子之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罰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群下而又守其國也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上乎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深篤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為忠厲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

不聊生故過往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
不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當
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稷為墟惡
在其能制群下而又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大夫曰瞽師
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言夫善言天者
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全肌骨
而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
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所以
然乎文學曰春秋生長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
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

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効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
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
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鼻盈粟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
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
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稿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似文學文學知獄
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
之斷斧斤而行之中絕則止社大夫王中尉之等繩之以法
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文

殷周以武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楫讓而救火也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蠶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隱括斧斤欲梳曲直枉也故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應少伯正之屬潰

梁楚昆盧徐穀之徒亂齊趙山東閩內暴徒保人險阻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備文有似窮墜欲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跖也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湊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砥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

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以不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主閹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飭姿而參矜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圍陽虎謗之桓魋害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為孔子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舉舌而不下閤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倏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繁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為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

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閭閻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畧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之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穡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激切而不悚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橈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畧小辨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愚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隼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鹽鐵論卷第十

此樓寧齋鈔本鹽鐵論十卷據序文是從江陰令涂賓賢刻于
弘治十四年之本出首乃余先鈔得一活字本其板心亦題弘治歲
在重光作鹽似与涂刻同歲而活字本既無都穆序又多脫落
訛謬不及此本殊甚且余嘗以太元書室刊本校活字本補
其脫落正其訛謬今与此本參勘又多合是此本實善本矣
第七卷已下鈔手与前六卷稍異而脫落訛謬亦間有之未
知其何故此本係舊鈔故未敢點竄余所校異同在影寫活
字本上可覆按也

嘉慶癸亥五月二日書于百宋一廬 黃丕烈

項字京書畫題跋多署櫻窗庵此櫻窗齋未
知是一是二堯翁宋元本頗有為項氏借藏者或
以此齋名非項氏物耶

鈍齋記

